

WAIGUO
XIANDAI
KEXUE
HUANXIANG
XIAOSHUO

外国现代科学幻想小说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金海

封面设计：何礼蔚

外国现代科学幻想小说

(下 册)

施咸荣 编

施咸荣 关在汉等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25 插页 2 字数 348,000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500册

书号：10078·3370 定价：1.50元

目 录

[英]亚瑟·克拉克

二〇〇一年：空间历险记……………关在汉译（1）

[英]勃赖恩·奥尔迪斯

户外……………施咸荣译（195）

[英]约翰·温德姆

呆痴的火星入……………傅惟慈译（208）

[英]亚瑟·伯特伦·昌德勒

笼子……………王汉梁译（245）

[加]凡·伏格特

实现愿望……………杨九声译（261）

[法]吉拉德·克莱因

电话线路……………傅涛涛、李燕乔译（297）

[苏]斯特鲁格特斯基兄弟

正午：第二十二世纪……………石永礼译（341）

[西]多明哥·桑托斯

绕呀绕……………杨静远译（402）

[德]沃夫根·契杰克

国王与玩具商……………顾同曦译（432）

[奥地利]赫伯特·W·弗兰克

三〇〇〇年乐园……………范与中译（503）

二〇〇一年：空间历险记

[英]亚瑟·克拉克

关在汉译

亚瑟·克拉克(1917—)出生于英国的索默塞特，曾在伦敦皇家学院攻读物理和数学，一九四八年以优异成绩获得理科学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英国空军，当过上尉雷达教官和第一座进场控制雷达设备的技术军官，一九六九年美国宇宙飞船阿波罗十一在月球登陆后，他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的聘请，专门讲解有关月球登陆飞行的情况，说明他对宇宙航行的科学技术有比较深刻的了解。除了宇宙航行外，克拉克对海底探索也很感兴趣，从一九五四年起有一时期去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和斯里兰卡海岸专门从事水下探险和拍照的活动，后来还写了有关海底探险的科幻小说。但他的主要科幻小说都是描写太空探险和宇宙航行的，迄今已出版长篇科幻小说二十余部，短篇科幻小说十余部，介绍宇宙、海洋和人造卫星等科学知识的著作近三十部，曾获得各种科幻小说奖十余次，例如他的长篇小说《与拉玛相会》(1970)曾同时获得科幻小说中最有声誉的雨果奖和

星云奖。

克拉克自己曾说：“我主要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写消遣作品的作家，我所崇拜的作家是吉卜林、毛姆和威尔斯。我的主要目标是科幻小说创作中的那句老话：‘猎奇。’但是，我也对文体和韵律感兴趣，曾受到丁尼生、史文明、霍斯曼和乔治五世时代那些英国诗人的影响。

“我的主要主题是探险（空间，时间，海洋）、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智慧之源接触后所发生的影响。”

《二〇〇一年：空间历险记》(1968)是克拉克最有影响、最受读者欢迎的长篇小说，根据作者与美国著名电影导演斯丹莱·库柏里克合写的同名电影剧本改写，该电影上演后卖座情况空前，曾轰动一时。这部小说无论在主题思想上和艺术风格上都有独到之处。到了二〇〇一年人类已从猿进化到宇宙航行时代，已有可能探索宇宙的秘密，但宇宙中奥妙无穷，早已存在某种生物，他们的起源和进化比人类早不知多少亿年，进化结果，先是摆脱会腐烂的脆弱肉体（以塑料或金属代替），然后用电子计算系统代替易损坏的脑子，终于使自己转化为能量，不仅获得了永生，而且神通广大，变化无穷，拥有神一样的无限力量。这部小说构思固然奇特，但并不纯属无稽之谈，在描写宇宙历险时还介绍了不少科技知识，并在惊险的故事叙述中穿插着富于诗情画意的抒情描写。克拉克是英美科学幻想小说“黄金时代”的主要代表，他的创作对现代科幻小说的发展起着很大的影响。

（施咸荣）

楔 子

每一个现在活着的人，身后都站着三十个鬼，因为自有人类以来，死去的人恰好是在世的人的三十倍。自从洪荒初开，大约已有一千亿人出没在地球这颗行星上。

这个数字之所以值得玩味，只是因为出于奇怪的偶合，在我们这个宇宙——即银河系——也恰好有大约一千亿颗恒星。所以在这个宇宙里，每一个生存过的人，都相应有一颗星星在天空闪耀。

可是，所有这些恒星都是太阳，而且一般都比我们称作太阳的这颗不大的、邻近的恒星更为辉煌灿烂。而且，这些异域的恒星中，许多——也许大多数——都各有环绕它旋转的行星。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天空中自有充分的土地，足够给人类——包括最原始的猿人在内——每人一块天地，向每人提供一个私人的天堂或者地狱。

至于在这一切潜在的天堂和地狱中，有多少寄居着生命，这些生命又是何种生物，我们还无法臆测；它们中间离地球最近的也比火星或金星要远一百万倍，而这两颗行星还只是我们的下一代才能问津的遥远目标。但是，距离的屏障正在消失，我们总有一天会同可以与我们相匹敌的甚至可以主宰我们的某种生物，在星际间相遇。

人类对于这种前景，一直是迟迟未敢正视的；到今天还有

一些人希望这种前景永远不会实现。然而，越来越多的人提出：“既然我们自己即将闯入空间，这种相遇为什么还不会发生呢？”

确实，究竟是为为什么呢？对于这一个十分合理的问题，这里提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但是请记住：这仅仅是个虚构的故事。

真实的情况必然更为惊心动魄。

第一章 太古一夜

一 消亡的道路

旱情已经持续了一千万年，恐怖的爬虫统治时代早已结束。在后世称作非洲的大陆上，沿着赤道，生存的斗争达到了新的凶残高潮，还看不出胜利谁属。在这一片荒芜、龟裂的土地上，只有那纤小的、敏捷的或者凶猛的才有繁衍甚或仅仅是生存的希望。

草原上的人猿，既不纤小，也不敏捷，也不凶猛，因而繁衍不盛；实际上，他们在种族消亡的道路上已经走得相当远了。高踞在一个不大的晒焦了的山谷上面，大约五十个人猿占据着一群洞穴。北边二百英里处高山上的积雪融流成一股溪水，不畅地横贯谷底。时令不好，溪水完全干枯，这一族人猿就得忍受干渴。

这一族人猿从来吃不饱，这时更闹着饥荒。黎明的微光

照进洞穴的时候，望月发现他的父亲已在夜间死去。他并不知道“死者”就是他父亲，因为父子关系是他完全不能理解的概念，但是看着那枯槁的尸体，他还是感到隐隐不安。

两个婴儿已经在抽泣着要吃的，但听到望月向他们咆哮就又安静下来。一个婴儿的母亲防护着她喂不饱的后裔，对望月回吼了一声；对她的无礼，望月很想打她一掌，却感到没有力气。

天已亮得可以出洞了。望月拖起那具枯槁的尸体，弯身钻出洞顶低悬的出口。到了洞外，他把尸体扛在肩上，站直身子——这个世界，只有这种动物能够站立。

望月在同类里是个大个子，身高接近五英尺，虽然营养很不足，体重仍然超过一百磅。他遍体毛发，肌肉发达，半人半猿，但从头颅来讲，更接近于象人而不象猿。他前额很低，眼眶上边眉宇突出，然而他毫无疑问具有演变成人的基因。当他放眼观察四周充满忧患的冰河层的世界时，眼神里已经闪耀着超过猿猴智能的素质。那双黑色深陷的眼睛有了觉察力的萌芽——智慧的发端要若干年代以后才有可能成熟，也随时可能很快消失而永不复萌。

没有危险的迹象。于是望月开始沿着洞外几乎笔直的陡坡攀援而下，肩头的重负并没多大影响。同族的人猿似乎在等待他的信号，这时也纷纷从石壁低处的住处钻出来，开始匆匆奔向泥泞的小溪，去喝早上第一口水。

望月朝山谷对面了望，看“那些猿人”出现没有，这时还没踪迹。也许他们还没离开洞穴，也许已经去山边的远处觅食了。既然不在眼前，望月也就把他们丢在脑后；他一个时候只顾得上一件事。

首先，他得摆脱掉“死者”，但这倒是一件不必费什么心思的事。这个季度已经死了不少人猿，月在上弦时，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就死在他的洞里，他只要把尸体放在丢过死婴的地方，鬣狗就会处理后事。

在小山谷通向草原的开阔处，一群鬣狗已经在等着，几乎象是知道他会来到似的。望月把尸体留在一丛灌木下边——以前丢下的骸骨都已不见——然后匆忙回到本族人猿那里。从此他也就再没想到过他的父亲。

他的两个配偶、其他洞里的成年人猿以及大多数幼猿，都在山谷深处干旱得枯萎的树木间觅食，寻找浆果、带汁的根茎和树叶，以及蜥蜴或鼠类等可遇而不可求的佳肴。只有婴儿以及老年中体力最弱的留在洞里；如果搜寻一天还有些多余的食物，他们也可能被喂给一些。不然，鬣狗不久就又要走运。

但是这一天的收获不坏——虽然由于对过去并没有真正的记忆，望月其实并不能对不同的时间加以比较。他在一棵死树的桩子里找到一窝蜜蜂，因此享受到人猿所曾品尝过的最佳佳肴；接近黄昏，领着一群人猿回洞时，他还不时舐咂着手指头。当然他也被螫刺了不少次，但他对这没多加注意。他这时感到心满意足，恐怕这一生中也难得再有超过的时候；因为，尽管他并没吃饱，却已不感到饿得软弱无力。这已是人猿们能够达到的最高期望。

他走到小溪边上，心满意足的劲头就消失了。“那些猿人”就在那一边。他们每天都在那一边，但还是照样讨厌。

他们大约有三十个，看起来同望月自己的一族也无法区分。他们看见他走来，就开始手舞足蹈，在小溪那一边尖声叫

着；望月的一族也同样回报。

事情也就发展到这里。虽然人猿们时常互相厮打、角斗，但他们之间的争执却很少造成严重的伤害。没有用来战斗的爪牙，却有足以防身的毛发，他们互相难得造成多大的损伤。无论如何，他们也没多余的气力去干这种得不偿失的勾当；咆哮和威胁，反而是申明自己观点的有效得多的办法。

对峙持续了大约五分钟；突如其来的表演也同样突然地告终，于是大家都饱饮一通那带泥的水。荣誉得到了保持；双方都各自申明了对领土的主权。完成了这项重要的公干以后，那一族就沿着小溪自己的一方离去。有草可吃的地方现在离开洞穴最近的也超过了一英里，而且还得同一群象羚羊似的大兽分享，这些大兽对他们也只不过稍加忍让而已。大兽前额上都长着凶恶的利刃——是人猿们生来不具备的天然武器——因此也赶不掉它们。

所以，望月和他的伙伴们咀嚼着树叶和野果，聊以充饥——殊不知就是这些近在咫尺与他们争食的，却是他们不敢奢望的大宗食物的潜在源泉。然而，漫游在草原和树丛中的这成千吨美味肉食，不仅是他们膂力所不能取的，也是他们想象所不能及的。本来绰绰有余，他们却在慢慢地饿死。

在暮色苍茫中，这一族人猿平安地返回洞穴。留在洞里的受伤母猿，看见望月带回满挂浆果的树枝，高兴得咯咯直叫，接过去迫不及待地吞食起来。虽然那里面没多少营养，但可以帮助她支撑下去，直到豹子咬的伤口愈合后能再出去觅食。

山谷上空冉冉升起一轮圆月，远方高山上吹来一股寒风。今晚将是很冷的——但是，饥与寒都一样，并不是需要当真担

心的事；生活从来就是这样。

陡坡下部一个洞穴中传来阵阵的尖叫和呼号，望月似醒非醒，他无须听到豹子偶然发出的吼声，也准确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黑暗的低处，老“白毛”和他一家正在挣扎、正在死去，而望月的头脑中却一次也没闪过他可以去设法救援的念头。无情的生存逻辑排除掉这一类的幻想。整个山边虽然到处都听得见尖叫和呼号，却没发出一声抗议。每个洞穴都鸦雀无声，惟恐招来祸事。

喧闹声刚才过去，望月就可以听到尸体拖在石头上的声音。只经过几秒钟的时间；随后那豹子就把猎物叼好。它嘴里衔着受害者，轻步缓缓而去，再没发出声响。

一两天之内，从这方面不会再出危险，但是外边还可能还有其他敌人，也会利用这颗只有在夜间才闪耀的冰冷的月亮。如果预先得到警报，有时可以用呼喊号叫吓走比较小的食肉动物。望月爬出洞穴，攀登到洞门口的一块巨石上，蹲在那里巡视山谷。

地球上生存过的一切生物，人猿是第一个去凝视月亮的。虽然他记不起来，但望月还在很幼小时，有时就会伸出手去，想摸一摸升在丘陵上空的那张鬼似的脸。

他从来也没摸到过，现在他已经能够懂得为什么摸不着了。因为他当然得首先找到一棵够高的树。

他时而观察山谷，时而观察月亮，但一直在竖着耳朵听。他打了一两次瞌睡，但他睡着时非常惊醒，最轻微的声响也会使他警觉。他虽已年高二十五岁，但各个器官机能还都完好；如果他继续走运，避开意外、疾病、野兽和饥饿，也许还能再活十年。

夜越来越深，寒冷而清澈。没再发生令人惊慌的事件。月亮冉冉上升，还有一些星座由于赤道地平视差，却是人眼所看不见的。在洞穴中这一阵阵时睡时醒、担心的等待中，进入了后世称为梦魇的梦境。

明亮度高过任何星斗的一束耀眼的光辉，两度在天空中缓慢划过，升到天顶，又向东逝去。

二 新 石

深夜，望月突然惊醒。由于那天花费的力气和遭遇的不幸，望月比平常睡得死一些，然而山谷中一出现轻轻爬动的声响，他马上惊醒过来。

他在臭烘烘的黑暗洞穴中坐起来，竭力想听清楚外边夜间的动静，心灵中逐渐产生怕意。在他的一生中——比他的同类中大多数能期望活到的年龄已经长了一倍的这一生中——还从来没听到过类似的声音。虎豹是静悄悄地逼近的，只有偶然的泥土滑落或者树枝折断才会暴露。而这是连续不断的碾轧声，还越来越响。听起来象是某种庞然大兽在夜间游动，并不企图隐蔽，也不顾忌任何障碍。望月还清楚地听到一丛灌木被连根拔起的声音；巨象是常这么干的，可是除此之外巨象同虎豹一样，动作是轻悄悄的。

随后又出现一种望月无从辨认的声音，因为在这个世界的历史中还从来没听到过。那就是金属落在石头上的撞击声。

望月在黎明时带着他那一族人猿下到河边时，正好对面

碰上了“新石”。因为最初的响声过后没发生什么情况，望月差不多忘记了夜里的恐怖，因此没把这新奇的東西同危险或是惧怕联系起来。而且，这新奇的東西看起来也丝毫没什么值得引起警惕的地方。

这新奇的東西是一个长方形的板块，有望月身高的三倍那么长，却只有他两手合抱那么粗；它是用完全透明的物质制造的；要不是初升的太阳照在它外缘上有反射的闪光是不容易看到的。由于望月从来没遇到过冰，连清澈的水也没见过，他对这件怪物想不出有什么自然界的物质可以比拟。它肯定是相当有吸引力的，虽然望月对大多数新生事物是小心谨慎的，但对这个怪物却没犹豫多久就凑了上去。由于没动静，他还伸手去摸了摸它那冰凉坚硬的表面。

经过了几分钟的集中思考，他得出了一个聪明的解释。它肯定是块石头，一定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许多植物就是这么长出来的——象小石子一样的白色带浆的东西，似乎就是在黑暗里几个小时中钻出土的。当然，那些是小而圆的东西，而这个是大而带棱角的；但是，即使是比望月的时代以后出世的、更伟大的哲学家，他们在形成理论时也会不惜忽视这一类差异的。

只经过三四分钟时间，望月就在这种真正卓越的抽象思维的推动下，得出结论并立即付诸实践。那些白色带浆的植物是很好吃的（虽然其中有一些会引起剧烈的病痛），也许这个高大的东西也……？

舔了几下，又啃了几下，他很快就清醒过来。那是不能吃的；于是，作为一只懂事的人猿，他继续走向河边，照例向“那些猿人”尖叫一阵，竟把那水晶般的石块忘了个一干二净。

这一天的觅食效果不大，这一族人猿走出洞穴几英里之遥才找到可吃的东西。在中午无情的高温中，一只母猿身体较弱，瘫倒在地，而近处四周又没一处遮荫的地方。伙伴们围在她身边嘁嘁喳喳、哭哭啼啼表示同情，但是谁也没有个办法。如果他们不那么筋疲力尽，也许会把她抬起来带走，但是实在谁也没有这种做好事的多余气力。只有把她丢弃，她能不能恢复过来全靠她自己了。

他们当晚回洞时又经过那个地方，连块骨头也没看见。

黄昏时，他们一边提防四周提前出来觅食的野兽，一边匆匆地在溪边喝了水，开始攀登回洞。他们离开“新石”还有一百码之遥，就开始听到声音。

那声音刚能听到，却使他们个个停下脚步，大家都在半路途中呆呆地站住，下巴耷拉着合不拢嘴。这是一种听了要发疯的单调的、反复的颤音，断续地发自那透明的物体，听到的无不失魂落魄。在非洲大陆上这是第一次——在三百万年中也是最后一次——听到了擂鼓之声。

颤音越来越响，越来越急促。人猿们马上象是梦游人开始向前挪步，走向那强制性的声源。擂鼓的节奏，他们的后代在若干世代后才会创造出来，这时已使他们的脉搏引起共鸣，使他们不时踩出舞蹈的碎步。他们围绕着大石块，完全着了迷，忘了一切：那一天的劳顿、黑夜降临后的危难、肚子裡的饥荒。

鼓声越来越响，夜越来越黑。阴影在拉长，空中的光线在消逝，那晶体则开始发亮。

那晶体逐渐变得不那么透明，浸透上淡淡的乳色寒光。可望而不可即，形状捉摸不定的影像在它的表面以及它的深处

游动。影像聚合成一条条光柱和阴影，又复交插呈条辐状，向四方散射，并开始旋转。

光轮越转越快，鼓声的节奏也随之加速。人猿们一时完全着了迷，瞪目结舌地注视着这烟火般的表演。忘却了前辈传下的本能和自身今生的教训；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谁也不会在天这么晚的时候离开洞穴这么远，因为就在他们停止一切活动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的时候，四周的灌木丛中却充满一动不动的身形和一双双圆睁的眼睛。

旋转的光轮开始并合，条辐溶成光柱，一边绕着轴心转动，同时在缓慢地向深处消失。光柱一分为二，互相交叉缠绕，慢慢地变换着交叉的角度。发光的格子，忽而重叠，忽而分离，形成隐现无常、变幻无穷的几何图形；人猿们观望着，成了发光晶体的催眠对象。

他们绝没想到：他们的头脑正在被探索，身体正在被测量，反应正在被研究，潜力正在被衡量。开始时，这一群人猿半弯着身躯，象一组泥塑，一动也不动。接着，离开板块最近的人猿突然苏醒过来。

这只人猿并没挪动位置，但是他的身躯摆脱掉呆滞状态，开始活动起来，象是由无形的线牵动的木偶。头左右摇摆，嘴张了又合；手攥紧又放开。然后他弯下身去，扯起一根长草，试着用笨拙的手指打成草结。

他好似一个受摆布的东西，挣扎着想脱开掌握住他躯体的某个精灵魔鬼。他气喘吁吁，两眼充满恐惧，一边强制着自己的手指去做从来没做过的复杂动作。

尽管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头来不过把那根草揉个粉碎。随着碎草落地，控制住他的力量也就脱开，他又一次僵化

得一动不动。

另一只人猿活动起来，作了同样的动作。他比较年轻，适应性强一些；那年长的失败，他却得到成功。于是在地球这颗行星上，出现了第一个原始的草结……

其他的人猿做了更奇特、更没有意义的动作。有的把两手向前平伸，然后试着让指尖相碰——先是两眼都睁着，然后闭起一眼。有的企图凝视晶体中的格子图形，而图形越分越细，最后溶成一片模糊的灰色。大家都听见单音的纯净声响，音阶各有不同，迅速降低，直到完全听不见。

轮到望月，他没感到怎么害怕。他的主要感觉是一种模糊的不满，因为他肌肉的抽搐、四肢的挪动，都不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意志。

他不知不觉地弯下腰，捡起一块小石头，伸直腰后看见晶体板块里出现了新的影像。

格子以及移动、跳跃的图形已经消失，变成了一组同心圆，都围绕着一个小的黑色圆盘。

按照自己头脑里的无声命令，他把小石头举过头顶，笨拙地扔出去。石头脱靶有好几英尺远。

再试一次，那命令说。他四处寻找，又找到一块碎石。这一次打中了板块，发出一声铃铛响。还是离靶心很远，但是瞄准已有进步。

第四次试投，只离靶心几英寸。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其强烈犹如性的兴奋，浮上他的脑海。接着控制放松了；他不再感到任何冲动，只想站着静候。

一个接一个，整族人猿都短暂地受到摆布。有的得到成功，但大多数都没有完成指定的任务，而全体都相应地得到快

感的奖励或者得到苦痛的惩罚。

这时，大板块里只剩下单一的、无形的光亮，象是衬托在周围黑暗中的一片白光。人猿们犹如大梦初醒，都摇了摇脑袋，随即开始沿着小径返回洞穴。他们谁都没有回头，也没有对于照着他们回家的奇特光亮感到诧异——他们走回家，走向连星球也难预卜的未来。

三 大 学

那晶体不再使他们的头脑着迷，不再用他们的躯体进行实验以后，望月和他的伙伴们就都记忆不起所见到的现象。第二天他们出去觅食时路过那晶体，连想都没再想一下，只是把它当作生活中无须注意的背景中的一部分罢了。他们吃不了它，它也吃不了他们，因此它没什么重要。

在河边，“那些猿人”又照例进行了无效的威胁。他们的头领——与望月的身量和年龄都相仿的一只独耳人猿，但体力较差——甚至还短暂地侵入望月一族的领土，大声尖叫，挥舞着手臂，想要灭对方的志气，长自己的威风。河溪中的水都深不过一英尺，但是独耳越向前走，就越犹豫，越不自在。他很快就停下来，然后带着几分做作，端着架子向后转，回到自己的伙伴中间。

除此之外，每天的例行事务都没任何变化。这一族人猿采集了聊以苟活一天的食品，没发生死亡。

那天夜里，晶体板块仍在它自身散发出的光和声的脉冲中等待着。但是，它巧妙安排的节目这时却已与前不同。